

洛桑运动：教会如何一起合作推广全球宣教

卢敬雄

第一届洛桑世界宣教大会 1974 在瑞士举行，由宗教领袖葛培理和斯托得联合领导。这次大会被教会历史学家 Mark Noll 认为是继 1910 在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¹之后基督教界最重要的转折点。这次大会最终带出了一个联合宣教运动，进而扩展到 1989 在菲律宾马尼拉的第二届洛桑大会。第二次大会包含了五旬节，灵恩派，甚至俄国和东欧的代表。洛桑运动的影响力继续扩大。在 2010 南非开普敦的第三届洛桑大会来自 198 个国家 4000 多领袖代表参加。2 / 3 的与会者来自所谓的“大多数世界”的国家（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地区和亚洲）。今日基督教杂志描述这次大会是“有史以来最多源的聚集：第三次洛桑大会 4000 多位领袖代表共同把福音摆在中心”。²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描述洛桑运动是如何在神学思想基础上达到合一的普世宣教，并联合一大批遍及全世界的效法基督的领袖们走到一起。

（一）共同使命：“全球福音化”（world evangelization）和“福音为首”（primacy of evangelism）

洛桑运动过去许多年在异象，策略，神学名词，神学架构上一直很难有一致的看见。新名词，新观念的提出，包括“世界福音化（world evangelization）”，“Homogenous principle”和“未得之民（Unreached People Groups）”和“1040 窗口”等。这些受尊敬的领袖们，虽有不同意见，但经过了众多的磨合，终于达成的协议。藉着对 1974 年洛桑大会精神的认可和承诺，领袖们虽然在一系列的次要议题上存有分歧，但是在三个重大方面达成一致：圣经的权威，基督的独一性，和大家需要谦卑的一起同工，为共同的方向而努力。2010 年的开普敦承诺充分体现了这一致性。我们相信这将对福音运动将来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A. 恢复“整全的福音”和“社会责任”（洛桑 1974）

很可能最早也是最重要意识形态的争议是介于葛培理和斯托得两个领袖之间，关于“传福音（evangelism）”和“福音化（Evangelization）”两个词语的差异。这两个名词的字根都是从希腊文来的，εὐαγγελίζω “euangelizo”（宣告神大喜的消息）。但是这两个词之间的差异其实有极大的影响。

洛桑运动的创始人葛培理也是美国葛培理福音布道团的创办人，他的异象是希望能更专注在宣讲福音。葛培理自己是一个福音布道家，他认为洛桑大会是继续 1966 柏林的福音

¹ Mark Noll 在他的著作“转折点：基督教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出版：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12）中提出：1962 年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和 1974 年洛桑世界福音宣教大会是基督教近代史最重要的两件大事。

² 参 John W. Kennedy 登在今日基督教杂志“有史以来最多源的聚集”，2010 年九月 29 日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0/september/34.66.html>

大会。约翰斯托得是英国的学者和牧师，他与来自澳大利亚的主席 Jack Dain 主教，拉丁美洲领袖山姆依斯可巴（Samuel Escobar）和帕底亚（Rene Padilla），却希望有更宽广的议题³。采用福音化（Evangelization）这个新名词，斯托得提倡整全的福音，包含社会责任，与大使命和大诫命交织，针对世界的不公义和发展中地区黑暗邪恶的制度⁴。斯托得继后成为洛桑公约主要的起草人，奠定洛桑大会“整全福音”长远方向的基础⁵。

这两个立场在 1975 墨西哥洛桑后继委员会有极大的碰撞。来敦福特（Leighton Ford）描述葛培理和斯托得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大会开始时，葛培理督促委员会应该集中在具体的福音事工，而斯托得却提出洛桑运动的使命是继承洛桑公约，委员会应该鼓励教会有更大更广泛的异象。”⁶ 基于他们之间 20 年深厚的交情，斯托得反对让葛培理做大会主席。这样，最终洛桑日后的发展是走向了更广的方向。⁷

一年后，雷登福特（Leighton Ford）接替杰克甸（Jack Dain）被选为洛桑运动主席。福特是葛培理的小舅子，也是一位赋有神国使命和注重搭桥连接的人。同年，斯托得成为洛桑神学教育工作组的主席⁸。史托得继续是洛桑运动神学理论的主要人物，也是后来在 1989 马尼拉第二次世界大会马尼拉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根据洛桑 1974 大会所提出的整全福音的理念，1989 年的宣言主要提出：全体教会（Whole Church）把整全的福音（Whole Gospel），带到全世界（Whole World）。

2010 年第三届南非开普敦洛桑大会继续整全福音的议题，指定克理斯来特（Chris Wright）带领神学工作组。来特又是立场宣言组的主席，负责完成开普敦承诺（Cape Town Commitment）。他的一个贡献体现在承诺的第十段说：“我们热爱属神全面的宣教（We Love the Mission of God）”，就是延续了福音派对整全宣教的视角。他具体说到：

“我们的宣教完全是从神的所为和心意而来的，服务对象包括神的创造的全部，并且以十字架得胜的救赎为中心，神要求我们体现他的属性，来关怀有需要的人，彰显神国的价值和能力，努力管理神的创造直到达到和平和公义。”⁹（开普敦承诺）

除了全球贫困问题，不公义和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洛桑大会提出一个新的议题，就是维护和管理神的创造，包括环境保护。由资深委员艾德布朗（Ed Brown）领导的“维护神的创造（Creation Care）”已经成为非常活跃的连接运动之一。

³ Margunn Serigstad Dahle, Lars Dahle and Knud Jorgensen. *The Lausanne Movement: A Range of Perspectives*. (Oxford, UK: Regnum, 2014), 5.

⁴ Rose Dowsett. “The Lausanne Movement and the World Evangelical” in *The Lausanne Movement: A Range of Perspectives*. (Oxford, UK: Regnum, 2014), 403-405.

⁵ 值得一提的是，史托得起先对是否要参加洛桑大会犹豫不定，经葛培理和 Dain 劝说后才同意参加。参 Dahle, p. 4-5.

⁶ Leighton Ford. *A Vision Pursued: The Lausanne Movement 1974-1986*. Fuller Lectures. Nov 1986.

⁷ Julia Cameron. “John Stott and the Lausanne Movement” in *The Lausanne Movement: A Range of Perspectives*. (Oxford, UK: Regnum, 2014), 67.

⁸ Ramez Atallah, “Continuing the Vision from Lausanne 1974: A Personal Perspective” in *The Lausanne Movement: A Range of Perspectives*. (Oxford, UK: Regnum, 2014), 75-76.

⁹ *The Cape Town Commitment: A Confession of Faith and a Call to Action*. The Third Lausanne Congres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11), 28.

为什么这些议题这么重要？

即使许多的基督徒和牧者们没有听过洛桑运动，但他们其实毫无疑问的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艾斯百利神学院（Asbury Seminary）院长，神学家和宣教家提姆天嫩（Tim Tennent）说，

“洛桑运动帮助教会明白和认领了基督徒应当承担的一个更为广泛的救赎使命。今天数百万的基督徒被洛桑运动影响，积极参与解决人口贩卖，贫困和创造管理等问题。”¹⁰

B. 福音的首要地位

虽然救济贫苦，伸张正义，环境管理是重要和基督徒必须关注的问题，许多洛桑运动的领袖们指出教会的首要宣教目标是人的灵魂。在推展整全福音这个理念的同时，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失去了灵魂得救领人归主的焦点。

约翰派博（John Piper）是一位美国著名牧师，也是2010卡普顿大会讲员。他特别推崇属神全面的宣教当以福音为首位。在开普敦大会推广影片上他特别强调说，

“世上的苦难虽然可怕，但与基督永远的隔绝更是可怕。我盼望洛桑的领袖们明白这一点。”

布莱尔卡森（Blair Carlson）是另外一位洛桑运动中强调福音的重要性的领袖。他是2010开普敦大会的总干事，在葛培理福音布道团有26年的经验。卡森在2013年韩国首尔的亚洲洛桑亚洲教会领袖论坛会议上分享他和葛培理在2010开普敦大会后的交通。葛培理所关心的问题仍是一样，就是“关于传福音，洛桑运动做了什么？”。这次大会之后卡森被任命成为“宣扬福音”事工的资深顾问。同时，透过非洲福音事工，他在非洲大陆主办了许多福音大会。

麦可区（Michael Oh）在2013年二月成为洛桑运动的总负责人。他提出一个新的表达方式来代替过去的口号“全体教会（Whole Church）把整全的福音（Whole Gospel），带到全世界（Whole World）”¹¹

“洛桑是全球的运动，把各方的影响力和建议连接起来，一起来实现全球普世宣教，传福音给每一个人，建立福音教会给每个族群，有基督生命的领袖服事每个教会，让神国度的影响遍及社会每个角落“（洛桑新宣言）” Lausanne is a global movement that connects influencers and ideas for global missions of the gospel for every person; an evangelical church for every people; Christ-like leaders for every church; and kingdom impact in every sphere of society.”(Lausanne Refreshed Statement)¹²

¹⁰ Timothy C. Tennant. “Lausanne and Global Evangelicalism: Theological Distinctives and Missiological Impact in *The Lausanne Movement: A Range of Perspectives*. (Oxford, UK: Regnum, 2014), 58.

¹¹ Michael Oh is a Presbyterian Church of America missionary with connections to the Gospel Coalition.

¹² <http://www.lausanne.org/about-the-movement>

在这个新的异象中，“普世宣教”（global missions）代替了过去的“整全的福音”（whole gospel）和“全球福音化”（world evangelization）。虽然“福音的首位”（primacy of evangelism）并没有出现，传福音的重要性已经是显而易见，因为新宣言的第一点就是“传福音给每一各个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新宣言第二点所强调的当地教会的角色¹³。这些新的表达方式是要来弥补过去忽略的地方。在洛桑运动早期，福音派需要觉醒，去关心贫困和社会不公义的问题。然而，当每一个需要都被视为整全的福音的一部分时，关键的问题却被忽略，特别是关乎人灵魂的福音被忽略了。以麦可区为代表的洛桑运动新一代的领袖们希望借此提醒大家各地的福音派教会努力传福音的重要性。

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洛桑运动的领袖们，尽管会提出不同的观点，都是福音派的一脉（特别是都认同洛桑信约）。他们都相信基督的独特性，圣经的权威性，传福音的重要性和社会责任。其实史托得本人也是持“福音居首位”的观点，这早在他参与起草的洛桑信约（第6章：教会和传福音）和马尼拉宣言（第4章：福音和社会责任）都可见到。¹⁴

到如今，洛桑运动成功的把教会两大功能“个人得救”和“社会责任”带到一起，而且能把不同的视角和重点带进一个合一的共同使命，这真是美好的见证。不管是用“全球福音化”（world evangelization）或是“普世宣教”（global mission），洛桑运动已经达成一个共同的使命，恢复“整全的福音”同时也以“福音为首”。

（二）影响深远的神学宣言和文献

另一个让福音派在洛桑运动能持久合一的原因是一个稳固的根基：藉着许多的咨询讨论会议产生了一系列的联合教义宣言和神学文献。

1910 爱丁堡宣教大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任何一个追求合一的运动若没有扎根在圣经真理基础上是没有很大果效的。相反，它造成了支离紊乱，和运动最终的失败。在准备 2010 开普敦大会的时候，国际总干事林希布朗提出警告说，1910 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神学根基。他和史托得在会后的对话中写道：

“他（史托得）告诉我（林希布朗）：他很惭愧英国圣公会的领袖们在 1910 年的大会上说，如果大会要讨论基要教义的讨论（例如因信称义和人的失丧），他们就拒绝参加会议。史托得相信如果要谈宣教，就必须谈神学和教义。果不其然，虽然爱丁堡大会促成了普世教会协会的成立，却反而在神学和宣教学上造成更加的混乱。”¹⁵

¹³选自 Lindsay Brown 给 David Ro 在 2015 年八月 5 日的电子邮件：“洛桑运动的领袖们注意到在过去的洛桑宣言和重要文件中，当地教会的角色被忽略了，所以他们希望把这放在更中心的位置。”

¹⁴ While Stott believed that evangelism was primary, he felt that ‘the need to make a choice would be rare.’ Julia Cameron. “John Stott and the Lausanne Movement: A Formative Influence” in *Impact in The Lausanne Movement: A Range of Perspectives*. (Oxford, UK: Regnum, 2014), 67 in footnote 23.

¹⁵选自 Lindsay Brown 给 David Ro 在 2015 年八月 5 日的电子邮件。

洛桑领袖们都是深思熟虑的实践家，相信神学思想和实践应用同等重要。洛桑运动其中一项对全球教会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持续的神学和宣教学的文献和宣告，包括1974年的洛桑信约，1989年马尼拉宣言，2010年开普敦承诺和2013年首尔承诺。还有极具影响力的65篇洛桑特别报告（Lausanne Occasional Papers LOP），是从全球福音派领袖们所参与的各种咨询会议所产生出来的¹⁶。在1974年大会以后，主席雷登福特把洛桑运动更往前推了一步，举办了许多一系列区域性和主题性的小型咨询会，结合了各个领域的精英一同参加，进而写下了一些的特别报告：

一致性原则（LOP 1）加州，帕萨迪纳 1977
福音与文化（LOP 2）百木达 1978
穆斯林宣教北美大会（LOP 4）1978
国际简单生活形态咨询会，伦敦 1980
国际宣教咨询会（COWE），聚集了900领袖（LOP 5-24）有大卫豪沃，郭敦麦当劳，约翰史托得，彼得蔚格那，等等，1980
福音布道与社会责任关系探讨，密西根，1982
世界宣教与圣灵的工作，奥斯路，1985
年轻领袖聚会，新加坡，1987
收音电台与宣教，（LOP 26）1989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基督徒（LOP 27）1993
当代宣教与属灵挣扎（LOP 29）
全球领袖论坛，泰国，（LOP 30-61）2004¹⁷

洛桑信约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洛桑信约因为它被公认是基督教历史中最重要神学和宣教学的文献之一¹⁸。就如柯里思莱特所言，洛桑信约具备了“预言”性因为它把神的话应用在当时的世代¹⁹。洛桑信约为福音派提供一个总体神学架构，同时也更为数百个宣教事工在当时的世纪提供了一起合作的信仰架构。²⁰

北京守望教会的天明牧师是中国洛桑委员会的联席主席。在他的书“山上的教会”中提到，“洛桑信约清楚的表达了基督徒的信仰和使命，并且帮助建立了基督徒一起合作的新平台。洛桑信约从此成为我们在普世合一宣教的呼召。无数的基督教机构从中得益处。”²¹

中国和洛桑信约

¹⁶ The Lausanne Occasional Papers (LOPs) are on www.lausanne.org/en/documents/lops.html.

¹⁷ Lars Dahle and Margunn Serigstad Dahle. "Resourcing the Global Church: A Guide to Key Lausanne Resources 1974-2013" in *The Lausanne Movement: A Range of Perspectives*. (Oxford, UK: Regnum, 2014), 114-115.

¹⁸ Tennent. p. 45.

¹⁹ Cameron. p. 66.

²⁰ Cameron. p. 65.

²¹ Tian Ming Jin. *City on a Hill: A Series of Messages from Pastor Tian Ming*, 423.

洛桑信约对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指南，到底是邀请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来代表中国教会的主流去参加 2010 开普敦大会？这其中的过程非常复杂，但是最终的原则是每一位受大会邀请来参加的人必须认同洛桑信约²²。很可惜按照这个条件所邀请的人多数没有得到批准，所以无法与会²³。虽然在中国之外的人都非常失望，可是中国洛桑委员会却有不同的看法。对他们而言，虽然未能与会令人失望却不是致命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教会从此有一个扎实的，所共同认同的神学理论根基，这就可以促成合一的宣教运动。

洛桑运动在洛桑信约的神学理论架构下也把中国教会与全球宣教共同体联合起来。2013 年在首尔召开亚洲教会领袖论坛，作为特别给中国的一个小型的洛桑会议。一位来自北京的牧者分享了中国在宣教上的 2030 异象：到 2030 年，从中国差派 20000 宣教士进入宣教工场。在闭幕典礼上，参加大会的众人一起签署了“首尔承诺”，“我们承诺，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立志效法洛桑的合一榜样，彼此接纳，活出圣约群体彼此相爱的样式，在世人和天使面前见证上帝，使祂的荣耀得著称赞。”（见本文尾部，首尔承诺全文）

（三）洛桑精神：效法基督的领袖

Doug Birdsall 是开普敦 2010 洛桑大会的荣誉主席（他也是前任洛桑大会的主席）。他曾经问葛培理牧师“什么是洛桑精神？”葛培理回答说“团契，祷告，学习，合作，盼望，存一个谦卑的心来服事全球的教会”。令人感叹的是，当洛桑大会试图把很知名的基督教领袖们聚在一起来商讨全球教会的方向，巨型教会的牧师们和灵恩派的名讲员们常常缺席。洛桑精神吸引那些性情谦卑的人，特别是这些世界级的领袖们都需要有像斯托得牧师这样个性。Chris Wright 牧师用三个词来表达洛桑运动的领袖们当具备的生命：“谦卑，正直，简单。（这三个英文词的词头组成 H.I.S. – 祂的）。我们是祂（神）的子民吗？”²⁴

这样的生命在面对冲突时尤其重要。在一个全球运动当中，会面临许多的意见和看法，所以特别需要有基督的谦卑和恩慈。Ramez Atallah 是埃及圣经协会的主任，曾经这样描述葛培理和斯托得在 1975 年墨西哥的洛桑大会时产生了不同意见，“他们二人的谦卑，恩慈，公众体现特别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们认可他们对洛桑运动的某些内容有很不相同的意见，但他们仍彼此尊重且保持很深的友谊。这是一个美好的例子，表明基督徒的领袖们虽然意见不同，但仍然可以在一起有效的同工。”²⁵

Lindsay Brown 是另一位充分体现了洛桑精神的领袖。他提出领袖需要具备的：

1. 不论神使用什么样的人，他都为福音的扩展而喜乐
2. 领袖的种族，宗派，和组织背景并不重要
3. 专注于捍卫和传讲福音，而不是自己所在机构的目标
4. 更热衷于福音的扩展，而不是头衔，特别不是自己的地位

²² Tian Ming Jin. p. 430.

²³ 最终，230 位受邀者中五位可以参加卡普顿大会（其中包括三位自愿者）。

²⁴ Chris Wright, “与偶像对峙”

²⁵ Atallah, 第 75 页。

5. 乐意在幕后，而不是出风头
6. 喜欢推崇他人的事工，不标榜自己和自己的事工

Lindsay Brown 继续说到：“我们需要许多这样的领袖。过去这些年我有幸认识了一些这样的领袖：葛培理，斯托得，George Verwer, Samuel Escobar, 和 Ramez Atallah.”²⁶

还有一位体现了洛桑精神的领袖是 Patrick Fung. 他是海外基督使团的主任，也是这个机构（约有 1400 宣教士）150 年历史中第一位华人主任。他在 2010 卡普顿洛桑大会的一堂主题信息里对以中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发出了一个谦卑的警告：

“我为亚洲教会和亚裔的宣教运动的迅速发展欢喜。但同时，我心里又有一种的担忧和焦虑。在许多基督徒的想法当中，二十一世纪的宣教属于亚洲，特别是华人。许多时候我们在西方的弟兄姐妹们提倡这些观念来鼓励我们，但是结果却可能带来损伤。许多东方的基督徒很可能在从蹈西方教会的覆辙，那就是把传福音的能力与经济和政治的实力相匹配。我们仍在体现和强调一种观念，那就是福音是从强壮的传到弱小的，从富有的到贫穷的。这种亚洲必胜的信念让我非常紧张。今天我站在大家的面前承认，我每天为我自己祷告，为我的同胞祷告，为华人教会能保持谦卑的态度祷告。求神赐我们怜悯和恩典。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种族，一个国家能完成神的大使命，或认为是他们的工作加速了基督的再来。我们一起同工。Andrew Wall 提醒我们：‘基督教不是只有一个中心。宣教从全地开始也传到全地。’我相信傲慢和自怜是完成全球福音化的两大主要障碍。”²⁷

（四）一个全球共同体：效法基督的领袖

随着世界全球化迅速的发展，洛桑运动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大多数世界”教会（Majority World church）参与了全球宣教运动。这个重要的突破是与多位西方的领袖们多年的努力息息相关的，包括带领 1974 年洛桑大会的葛培理，斯托得和 Jack Dain²⁸，带领 1989 年马尼拉大会的 Leighton Ford，带领 2010 年卡普顿大会的 Doug Birdsall 和 Lindsay Brown。洛桑运动为非洲，拉丁美洲，东欧，俄国，中东和亚洲的本土教会提供了一个福音运动平台来建立连接，展开合作，资源共享，讨论策略和操作，装备和培养国际型的领袖们。现在“大多数世界”教会的领袖们开始承担更多的国际性的角色。²⁹的确，更大的事在等待着新一代“大多数世界”教会的领袖们，特别是因为他们曾因信仰经历逼迫。Andrew Walls 在他的著作“二十一世纪宣教”中写到：“在一个多中心的基督教时代，我们不能

²⁶ 选自 Lindsay Brown 给 David Ro 在 2015 年八月 5 日的电子邮件。

²⁷ Patrick Fung, 'Equilibrium vs Diversity in Unity' 在第三届洛桑大会（卡普顿 2010 年）的主题信息。

²⁸ Mark Noll 写到：“葛培理和斯托得联合带领的洛桑大会可称为英美教会所领导的福音宣教运动的顶峰。同等重要的，由于这两位领袖多年花大量精力鼓励，培训，带领“大多数世界”教会的领袖们，他们藉着洛桑运动也体现了一个重大转变，那就是福音运动的领导地位逐渐转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第 300 页。

²⁹ Examples include Daniel Bourdanne, an African as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IFES, Patrick Fung, an Asian as the General Director of OMF International, Valdir Steuernagel, a Latin American as the former Vice President for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and Bishop Ephraim Tendero, the Lausanne Senior Associate for Integrity and Anti-Corruption, a Philippino who just stepped into the role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自动的就假设西方教会将扮演领导的角色。相反，如果为主受苦和经历磨难是真实信仰的标志，那么最具说服力的领袖们就极有可能不是从西方出现。”³⁰

结论

洛桑运动借着全球福音化的异象把全球的福音派教会们团结了起来，同时也保持了福音的中心性。这个运动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神学文献，例如经历了时代检验的洛桑信约，同时，也促进了一波接一波宣教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洛桑运动的领袖们所带出的洛桑精神充分体现了基督的生命：谦卑，正直，和简单。第三次洛桑卡普顿大会也进一步促进了全球教会的参与。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亚洲和中国这些“大多数世界”教会的领袖们正在带动一个新的全球宣教运动，同时也将影响全球基督教的发展。

圣灵的工作在洛桑运动是总目共睹的。Phil Butler，前洛桑运动领袖之一，特别指出：任何一个重大宣教运动总是有个具有强有力合作精神的中心。但众教会在一起合作，不仅在组织机构上更有效，但是更重要的，是圣灵藉着合一所显明的大能。当神的子民合一，圣灵带出突破的大能。愿神倾倒祂的圣灵来坚立祂子民的工作，特别当新一代的子民藉着洛桑运动来团结全球的教会把福音传到万民。

首尔承诺 2013

我们承诺，领受福音的精神。我们立志谦卑学习洛桑的福音远象，行在福音的光中，在中国社会宣扬福音，在中国教会推动福音运动。

我们承诺，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立志效法洛桑的合一榜样，彼此接纳，活出圣约群体彼此相爱的样式，在世人和天使面前见证上帝，使祂的荣耀得著称赞。

我们承诺，携手迈入普世宣教。我们立志领受洛桑的宣教异象，忠心为普世宣教祷告，展开宣教动员，推动宣教教育，差派宣教士。

我们承诺，全力培育新一代青年领袖。我们立志领受洛桑回应时代的精神，把福音远象传递给年轻一代，以创造性的方式传扬古旧的十架救恩。

（出自 <http://www.lausanne.org/>）

³⁰ Andrew Walls and Cathy Ross. *Mission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UK: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Ltd, 2008), 203